

李又寧
張玉法 編

中國婦女史論文集

第二輯

臺粹題



李又寧
張玉法 編

中國婦女史論文集

第二輯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

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第二輯

基本定價六元二角正

編者

李張

又玉

寧法

發行人

朱建

民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校對人：吳瑞華 洪蓓華

自序

史學是中華文化中的一項瑰寶，綿延數千年，凝集着民族的集體生命和心血。廿世紀的中華史學，融會中西，更有所擴大和提昇。其中新拓的一個領域，是婦女史。

中華婦女史的開拓，有其歷史的條件和時代的因素。近代以前，雖沒有婦女史的名稱，卻不斷累積着豐富的婦女史料。遠自上古，諸般文物和典籍中，刻印着婦女的踪跡。女系時代，有證可考，有論可闡。男系社會以來，正史、地方志、傳記、筆記、文學中的婦女資料，浩瀚似海，包羅萬千，數量雖難以估計，概而觀之，獨步世界！當非誇言。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悠久，且素重文史。

豐富的文物和典籍，是研究中國婦女史的得天獨厚的基本條件。有此條件，近人才能以現代的眼光和方法整理國故，探驪得珠。尋探的動機，來之於時代的巨變。簡言之，西潮的湧入，喚醒了民族意識，激起了革命的浪潮，浩浩蕩蕩，波瀾起伏；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思想，英揚高號，震動人心。婦女應時而起，突破舊規，參與國事，引起重視。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，學術界開始探討中華婦女的過去，並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調查現狀，專著和論文相繼出現。不幸，卅年代中葉以後，國難重重，學術蕭然。近三十多年來，婦女史的研究，在臺灣重整旗鼓，尤其最近十餘年，日趨向榮。各大學研究所的碩士、博士論文，以中華婦女史為題者，數目甚可觀，而且有些內容很充實。「臺灣光復後婦女研究文獻目錄」（姜蘭虹、許美

智編，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印行，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），錄了一千五百六十五項文獻，其中有少數國外論著。編者閱覽所及，有些在臺出版的關於中國婦女的文章和專書，尚不見於此目錄。如全部錄入，當不止此數。這數目和這目錄的出現，都標誌着中國婦女史研究的進展。這是集體的成績，應鼓勵我們精益求精，日新又新。

爲了保存文獻並方便研究，編者十餘年來曾略盡棉力編集了一些婦女史料。一九八一年，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所編的「中國婦女史論文集」。本集是該集的續集，共收論文十六篇。這些論文，不但有助中華婦女史的研究，也爲中國史學史提供一些資料。從它們，我們可看出，本世紀的中華史學，無論就內容或文字而言，都是在進步的；婦女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

目 錄

中華民族的女系時代（陳子怡）	一
春秋時代之男女風紀（楊筠如）	二〇
從漢到宋寡婦再嫁習俗考（董家遵）	三九
唐代婦女的婚姻（李樹桐）	六四
唐代公主之婚姻（王壽南）	九〇
隋讎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（林天蔚）	一四五
遼承天太后主政時期之內政（吳 平）	一六三
蒙古帝國汗位帝系移轉過程中的三位女性 ——脫列哥那、莎兒合黑塔泥、海迷失（劉靜貞）	一八三
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 （一八九七—一九一一）（廖秀真）	二〇三
日據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研究（張素碧）	二五六
馬太安阿美族的婚姻制度（劉武雄）	三九四

大南魯凱族婚姻（謝繼昌）	四二二
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（吳文星）	四六五
臺灣民報中有關婦女政治運動的言論	
（一九一〇—一九三二）（梁惠錦）	五一
辛亥革命與知識婦女（戚世皓）	五五一
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（王家儉）	五七七

中華民族的女系時代

陳子怡

人種的由來，按發生學及進化論的路數考查之；由單細胞而複細胞，而魚類，而蛙類，而猿類，而人類；一切動物在現今所到程度，人類的祖先，幾完全遵道而行，步步入勝，始有現在人類的形態，而得首出庶物之榮譽。再查社會的演進，由最野蠻的社會，以至最文明的社會；則文明社會，實從最野蠻社會一步一步而到現在的程度，雖小節不必盡同，而大軌實如出一轍也。中華民族，自然亦是在此路途上飛奔而前者之一耳。

鳥獸之行，多無夫婦之倫，故人類賤之；是以文明社會，夫婦之倫，爲人生履行之義務。但上溯荒古，則不如是。有母無父，在現在吾人所羞稱者，女系時期，實爲經常之大道。此種歷史，爲期之長，比現行社會制度，過之遠矣。在中原民族，當仰韶時期，女子膝蓋骨較沙鍋屯民族女子膝蓋骨爲小，是太古中原女子養尊處優之特證。此時期非在政治上操有大權，義屬正統，烏能得此地位耶？且斯優越地位，非經數萬年之久，烏能影響及於生理，在骨骼上有特異之證耶？

無徵不信，是學術討論的原則。書首唐虞；說者謂唐虞以前，荒渺難稽也。然易言義農，則唐虞之前，即難稽，亦豈全無可考？吾下文所引各書，如通鑑外紀路史等；原書根本，多自道書而來；謂之難稽，固無疑義。然中國學術萌芽最早者，實開自道家，古代偉人，如黃帝伊尹太公管仲等，皆此界中之人也。

追孔子大闡儒教，所講正理，仍以道爲言，其爲襲取舊名可知；而道家源流之長，亦於此可見。起初記載，根據傳聞，筆之於書，如舊約內創世記等作，在吾族祖先，當自不免，太史公所云：「其文不雅馴，摺紳先生難言之」者，殆即此類。摺紳先生，此時當爲儒雅之士；而不雅馴之言，當是古初所傳，荒渺的記載也。其書雖爲儒者所不取，然而此時未盡消滅可知。道書所述，自然仍是此類古籍也。諺云：「黏着毛兒，四兩線」，此書當是如此。取爲信史，自然不可，然而於四兩線中，尋一毛兒，其法亦不謂謬也。路史等書，雖根源於道書；吾今仍取爲研究之資料者，正以此耳。如云爲何不取翔實之記載，而獨取此多半無稽之言，以爲研究對象？則可曰，翔實記載，不言初民之事；生活既有厥初，吾輩不能一筆抹煞；而路史等書，現在尚有一毛之存，故取之。若舍此而外，一毛亦不可得矣。吾今先就不盡可據的古籍內，檢出其所言男女之事。

論衡齊世篇：宓犧之前，人民全質樸；臥者居居，坐者于于；群居聚處，知其母而不識其父。

白虎通德論：未有三綱六紀，民人但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；臥之呿呿，起之吁吁；飢即求食，飽即棄餘。通鑑外紀：上古之時，人民無別，群物不殊；未有三綱六紀衣食器用之利；民人但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；臥則呿呿，飢則吁吁；飢則求食，飽則棄餘。

路史泰皇氏：政教君臣所自起也，飲食男女所自始也。注：飲食男女所自始，則前乎此者，無政教，無君臣，有不男不女不飲食者矣。

亢倉子：凡遷氏之在天下也，人惟知其母，不知其父。鶉居穀晉，而不求不譽。晝則旅行，夜則類處。及其死也，藁葬風化而已。命之曰，知生之民；天下蓋不足治也。

路史凡遺氏：天下之人，惟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韓居轂音，而不求不譽。晝則旅行，夜則類處。及其死也，藁昇風化而已。命之曰知生之民；天下蓋不足治也。

路史逢人氏：人滋反醇，情慾春動，好嗜外迫，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。乃制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歸。

路史：伏羲正姓氏，通媒妁，以重萬民之麗。麗皮虞之，以嚴其禮。示合姓之難拼，人情之不瀆。

由上文觀之，中華民族有女男之知識，自秦皇氏始；前此野合，莫名其妙也。而確定婚姻關係，則始於伏羲；由女系轉爲男系，當自此立之基也。但伏羲之後，媧皇仍爲女主，則尚未真爲男系已。男系之成，當成於黃帝之時；前此皆當歸之女系。何以言之？路史前紀各皇，率無父母可稱，當然不是男系。且所云某皇者，歷世之久，爲人類所不可能；各一萬八千歲云云，祇有計民族之存在，可如此說耳。且如此長期，一氏族之興，亦不得如此永久；料想爾時氏族之稱，恐亦無之，祇全種族之號耳。因每一女家，亦祇有一世之存，過此即解散也。其制延長，在紀載中，凡言皇者，皆屬此類。因皇祇有母可稱故。路史後紀太昊伏羲氏，母曰華胥。

路史太昊伏羲氏方牙，一曰蒼牙，是爲春皇包羲，亦號天真人帝皇雄氏（一作熊），蒼精之君也。母華胥，居於華胥之渚。嘗暨叔嬭翔於渚之濱，巨跡出焉；華胥決履以跽之，意有所動，虹且遶之；因孕，十有二歲，以十月四日降神。

他紀載亦如是。

通鑑外紀包犧氏原注母曰華胥，胡注，御覽七十八，引詩含神霧曰：燧人之氏，大跡出雷澤；華

胥履之，生宓犧。宋均曰：雷澤地名。華胥伏犧母，御覽七十八引孝經鉤命決曰：華胥履跡怪生皇犧。注曰：跡靈威仰之跡也。禮記月令疏及藝文類聚十，引帝王世紀宋書符瑞志、金樓子、補三皇本紀並云伏犧母曰華胥；燧人之世，有大人跡出雷澤；華胥履之，生庖犧。水經注瓠子河，瓠河又左經雷澤北，其在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，昔華胥履大人跡處。

又查後紀炎帝神農氏母曰安登。

路史炎帝神農氏，姓伊耆，名軌，一曰石牟，是爲後帝皇君，炎精之君也。母安登感神於常羊，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。生而九井出焉。初少典取於有嬌氏。是曰安登。生子二人：一爲黃帝之先，襲少典氏；一爲神農，是爲炎帝。

他紀載亦如是。

通鑑外紀：神農氏姜姓，原注母曰任已，有嬌氏女，名曰女登（女安之省），少典之正妃。胡注，本文，及原注，皆帝王世紀文，初學記九，藝文類聚十一，御覽七十八，並引之。任已御覽引作任姒。又引孝經鉤命決曰，任已感龍，生帝魁。注曰，任已帝魁之母也，魁，神農名，已或作姒也。御覽一百三十五，路史後紀三，注引春秋元命庖曰，少典妃安登，游於華陽，有神童感之於常羊，生神子；人面龍顏，好耕，是爲神農。晉語：昔少典娶於有嬌氏，生黃帝炎帝。呂覽孟夏紀，高誘注曰，炎帝少典之子，姓姜氏。

再查後紀黃帝母曰符葆。

路史黃帝有顓氏，姓公孫，名荼，一曰軒，軒之字曰玄律。少典之子，黃精之君也。母吳樞曰符葆。

，注即附寶。河圖云：黃軒母曰地祇之子附寶也，宋書志作符寶。

再查他書：

通鑑外紀：黃帝有熊國君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孫，名軒轅。原注母曰阿寶。其先即炎帝母家。有嬌氏之女，孕軒轅，二十四月而生。晉語曰：少典娶於有嬌氏，生黃帝炎帝。胡注：此史記五帝本紀文，無「有熊國君」四字，名下有曰字。集解引徐廣曰：號有熊。譙周曰：有熊國君，少典之子也。皇甫謐曰：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。索隱曰：注號有熊者，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。都軒轅之邱，因以爲名，又以爲號。按大戴五帝德曰：黃帝少典之子也，曰軒轅。又帝繫曰：少典產軒轅，是爲黃帝。史記、家語、帝王世紀、金樓子並據之，帝王世紀文見御覽七十八，藝文類聚十一可考也。御覽七十八引河圖握矩起曰：黃帝名軒，北斗黃神之精。路史後紀五，注引王冰黃帝內經序，及難經疏曰軒之字，曰玄律，原注曰：母曰附寶二十五字，蓋節引帝王世紀文；初學記九，御覽七，及十三，七十九，一百三十五，並引之。本文曰：黃帝母曰附寶，其先即炎帝母家，有嬌氏之女，世與少典氏婚，故國語並稱焉。及神農氏之末，少典氏又取附寶，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，照郊野，感附寶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。宋書符瑞志同。惟金樓子以二十五月爲二十四月，劉氏蓋別從是書耳。胡注援引頗富，既詳此注，即不必再檢原書，以歸簡便。炎帝神農與黃帝相距多代，而皆爲少典之子；則少典決非人名，亦氏族名也。以上三大偉人，皆其母有名可稽，而父則無聞；此與後世女子講三從時期，爲父者有名，爲母者無名，適得其反：則三大偉人皆起於女系甚明也。再查其後世：

路史伏羲生咸鳥，咸鳥生乘釐，是司水土，生后炤，后炤生顧相，牟處于巴，生巴人等等。

又炎帝神農氏，納承桑氏之子，子有二人，炎帝柱神農之子也，炎帝慶甲，帝柱之紬也。自帝慶甲至帝臨，書傳蔑記，不得其考。炎帝臨、炎帝魁、炎帝明，帝魁之子也；明生炎帝直，直生釐，是爲帝值。炎帝釐，釐生居，是爲帝來。炎帝居母曰聽詠，桑水氏之子也。居生節莖。節莖生克及戲，戲生器及小帝，器生鉅及伯陵、祝庸等等。

又黃帝子二十五，別姓者十二，祈西膝箴任荷釐結儂依及二紀也。餘循姬姓。元妃西陵氏曰嫫祖，生昌意、玄囂、龍苗。帝律（黃帝之子）生帝鴻，母方纁氏。帝魁大鴻之曾孫也，母曰任巳。小昊青陽氏紀姓，其父曰清，黃帝之第五子，方儻氏之所生也。昨土於清，是爲青陽。配於類氏曰娥。生質，稱小昊。帝顓頊高陽氏，姬姓，黃帝之曾孫。祖曰昌意，取蜀山氏，曰景嫫，生帝乾荒，是襲若水。取蜀山氏曰樞，是爲河女，生顓頊。帝嚳高辛氏，姬姓，黃帝子玄枵之後也。父僑極取陣豐氏曰哀，履大人跡，而傷生髻。上妃有貽氏，曰姜原，衣帝衣，履帝履，居期而生弃。

伏羲神農黃帝，此三大偉人者，伏羲神農爲男性或女性，此中須加討論；因中國習慣，女主中饋，而庖犧之號，實司其職，其後一代又爲女媧，明是女性；其孫后炤，亦有女性之嫌，因后字古作炤，乃女子生子之象也。黃帝譜系內，每代皆詳其妻，故知其傳統者系男子。而伏羲之後，則妻氏一無所聞。在女系時代轉爲男系，其來有漸；即時女家一無所聞，情亦不似；故深疑伏羲之後，仍女系也。神農之後，兩性皆詳者寥寥，疑此系統中，僅略有男子傳統，而女統尚佔多數。至黃帝之後，每代皆詳兩性；則純爲男系矣。

太古信史，無成文可見，而有單字可稽；因初民記載，亦祇用單字也。最初道德尚未發達，人格高下

，以財產別之；故貴賤字皆從貝。最初知識其簡，吉凶皆聽命於神；故禍福字皆從示。以此爲例，則帝占作 V，祖古作 A；且有阻音，古端知同母，則 V A 皆帝音矣。V 果何物耶？讀法與也字同音；也即天地之地所從出也，𠂔訓女陰，則 V 爲男陰矣（於鳥爲雙聲）。此蓋野蠻時代，崇拜生殖器習尚之下，所造之字耳。原人無知識，無兩性之分；故普通稱謂，率兩性通用之：如夫字古音逼，與彼同音，亦即與彼通用。女稱男可用之，男稱女亦可用之，稱他人亦可用之，稱子姪輩亦可用之。後世女稱男曰夫子，男稱女曰夫人，論語「賊夫人之子」、「夫人不言」稱他人也。左傳「江芊呼彼夫」，姪輩也。雖加變化，而遺跡尚可考見已。其他類此者，如婆之稱謂，亦男女尊卑同用之。其存於方言。及古書中者：說文婆一口老母稱，方俗稱舅姑曰公婆。又廣西徭俗，男子之老者，一皆呼之曰婆。又俗語呼少女曰婆娘，故石刻有孟婆姚婆之名（最古之語，多存於最俗之方言中，此人多知之。故此引方言爲證）。

地之一音，兩性通用，亦猶是也（水滸內之「鳥人」或「撮鳥」，其字當依切韻指南讀「ㄉㄨㄣ」男子陰也）。由此崇拜生殖器之習慣推之，V 既爲男性，則皇爲女性矣。書「鳳皇來儀」，傳「雄曰鳳，雌曰皇」，皇爲女性之證也。在文字上，皇古作 𡩊，下半爲火，祭神也。上半是女陰之象。川象毛，○象陰阜，象陰核。上古不知取火之術，率於神前保存火種；皇之下爲火，猶是理也，初祇知人爲女生，故崇拜女陰；後又覺悟無男子不能生育，故又崇拜男陰。然帝不從火者，以此時已在燧人之後，有取火之術，神前不留火種也。前既明伏羲之前，是爲女系；今由文字證之，則稱皇者是爲女系，而稱帝者則轉爲男系矣。又宋刑統：「戶令諸男女三歲以下，爲黃」，故世有黃口稚子之語。按赤兒之口，原不爲黃；此必皇字之僞，與稱皇女爲黃女事同一例。蓋赤兒陰現，不爲醜也。方言南楚母謂之媼，例以鳳字，女爲後加；則

皇爲女性通稱，更有證矣。

再由史蹟證之：

路史女皇氏妣媧（媧一作去。妣與庖同，出唐文集），雲姓（按洞神部伏羲姓風；女媧姓雲，號女皇，名媧），一曰女希（世紀云，一曰女希，是謂女皇，伏羲之妹）。太昊氏之女弟妣媧立，號曰女皇氏。

通鑑外紀包犧氏沒，女媧氏代立，號女帝，是爲女皇。

路史堯帝初取富宜氏曰皇。生朱（皇即女皇）。世本、帝系、漢書等云，女皇生丹朱。又舜：堯妃以盲，嫫以罄（盲即娥皇。字娥姪，皇盲聲相滋也。罄即女英）。

通鑑外紀堯娶散宜氏女，曰女皇；生朱不肖。胡注，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曰：堯娶散宜氏之女，曰女皇，生丹朱，又有庶子九人，皆不肖。又堯妻二女，以觀其內。胡注，高誘曰：二女，娥皇、女英。

由此觀之，女媧曰女皇，堯元妃曰女皇，女曰娥皇，母女同以皇爲名，則皇字爲女子通稱可想見，非含特別意味也。猶今人母曰甲妮，女曰乙妮，不以爲嫌云爾。更由其他旁證之：在禪通紀有軒轅氏；此在疏仡紀軒轅黃帝之先之興起者也。後來黃帝因居軒轅之邱，故號軒轅氏。禪通紀之軒轅，在伏羲前，皇古封禪之君也。前云稱皇者屬女系，則此軒轅亦女系矣。試於古籍內查之：

國策趙策前有軒轅，後有長庭。注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。此言美人之所處也。

史記天官書，權軒轅，軒轅黃龍體，前大星女主象；旁小星御者後宮屬。注索隱援神契曰：軒轅十

二星，後宮所居。石氏星譜，以軒轅龍體，主后妃也。正義軒轅十七星，在七星北，黃龍之體，主雷雨之神，後宮之象也。其大星，女主也。次者一星，夫人也。次者一星，妃也。其次諸星，皆次妃之屬。女主南一小星，女御也。左一星，少民，后宗也。右一星，大民，太后宗也。占欲其小黃而明吉，大明則爲後宮競爭，則國人流迸。東西角大張而振，后族敗。水火金守軒轅，女主惡也。凡神話故事，率由人事演出。天上軒轅，其象自然取之人間傳說，而加以推衍。軒轅各星，皆象後宮；古時軒轅爲女系，無疑矣。再查其他，尙留女系之蹟者：

路史：地皇馬毘散首，十一龍君。注：地皇十一君，皆女面龍額馬毘。水經注榮氏云，兄弟十一人，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，蛇身獸足，出龍門山。

古人邈矣，從何而知其貌？大概得之圖像，兄弟十一人面貌皆如女子，其圖皆女像也。後人不敢認女子爲君，故曰如之云爾。

以上女系史蹟，大略如是；然則今之中華民族，自何族轉來耶？滿清之世，稱中原人曰漢人，自稱滿人；於是滿清之季，治史學者，遂自稱中原之族曰漢族，而以黃帝爲代表。黃帝蚩尤之戰，名爲歷史上，漢苗種族生存之大競爭（見京師大學堂講義）。此等語轟動一時，學者驚爲新見解，至今猶多稱之者。其實此等語之謬而無根，甚易看出，特人不思耳。中國漢族之名，起於漢代，因漢代勢力，大張於東北故。此與印度稱中國曰隋（三藏法師傳，摩訶支那是前朝之號，摩訶大也，支那隋也）。西南稱中國曰唐，事同一例。但東北與中國時多隔絕；至遼人興起，中原人多歸之，於是有契丹漢兒之目，而以宋土爲漢（三朝北盟會編，宗中簡集等書，常見此等字樣）。

元起北方，以江北人爲漢人，江南人爲南人；是漢族之名，爾時尚未確定也。確定時期，自然是清代，滿漢對峙之語耳。漢世，中國民族，久爲混合血液之大民族；因古籍上各姓之興，率有後嗣傳於久遠，而時有達人可以參稽。至漢時互相婚媾，血統上，久無種族之界限；黃帝豈能以古時一部落領袖之資格，在今全代表之？且蚩尤爲炎帝之裔，而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後，在男系本出一家，何有於種族耶？在中國歷史上，祇有仁暴之分，無種族血液之別；夷狄而中國，則中國之，中國而夷狄，則夷狄之；天下一家，中國一人等語，實中華民族組合之大原則。中國人自來稱本國曰華，曰中華，則定種族之名，自以華族二字最爲妥當。

華族自何系來耶？既名曰華，自然是由華而來，此乾脆之語也。今考華氏之源流：太古之時，地皆無名；自有人類居之，則人類之名，亦即地之名也，如魯陽子所居，其地即名魯陽；鄭父之墟，其地即名爲鄭是。如是欲究華族何來，尋出華地所在，即有頭緒矣。

禹貢：華陽黑水惟梁州。注：梁州之境，東距華山之南，華山即太華。

晉常璩作華陽國志，後人又立華陽縣，皆以今四川成都等處，當華陽之名。是華地境界，西南已達今四川境內也。秦封華陽君，亦在此處。

周禮職方氏：河南曰豫州，其山鎮曰華山。鄭注：華山在華陰。

爾雅釋山：河南華。郭注：華陰山。

華陰山在今陝西，當是雍州之域，此曰豫州何耶？

國語史伯曰，若前華後河，右洛左濟，主莽醜而食溱洧，可以少固。